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六十三回 露筋祠眾親會賢母 平山堂遣僕祭佳人

話說平兒正同老趙說話，聽見有人叫道：「璉二奶奶在家幹什麼？」姑娘們見是寶二奶奶聲音，趕忙掀起門簾。平兒下了炕笑應道：「在這裡陪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來幫你陪客。」說著，走進套間。老趙拿著筷子站起來，看見一位容光照人，富貴大雅的美人，笑著進來道：「趙姥姥你認得我嗎？」老趙道：「真造化，我今日交了老運，都見些玉天仙似的菩薩，就是叫不出名兒姓兒來。」平兒道：「說起來你該知道，這位就是寶二奶奶。」老趙道：「就是寶二爺的奶奶嗎？咳！我雖沒有見過，在家做閨女的時候，我就知道了。誰不說長的很俊的人兒，又知書，又識字，會寫會算，老太太喜歡的什麼似的。怎麼做了媳婦，寶二爺丟下了這個俊人兒，倒去做了和尚？」

寶釵笑道：「怎麼我做閨女時你就知道？」老趙道：「誰不知道你這林姑娘是老太太的打心鍾兒，寶二爺又同你好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說的可一點不錯，但我不是林姑娘，等著閒了，再對你說我的家鄉住處。」平兒道：「你吃完飯，咱們去見太太，瞧瞧你的姑娘生的三爺。」老趙點頭道：「我酒也夠了，吃口兒飯罷。」媳婦們趕著給他一碗飯，等他吃完，收拾了一切。

寶釵同平兒坐在炕上，商量後日二十脫孝之事。平兒道：

「太太雖是這樣吩咐，但我的意思，要知會親族。一早上供、脫孝，早飯後，唱他一天戲，熱鬧熱鬧。你以為如何？」寶釵道：「夢玉兄弟給咱們將房子收拾了個體面。咱們到家以來，總沒有動著鼓樂，我也想著，脫了孝，該唱天戲才是。」平兒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坐會子，領著老趙去見太太。我就趕著料理，吩咐門上去知會親族，定下班子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晚上無事，到我院裡去說閒話。」平兒點頭，派一個媳婦領著老趙娘兒們跟寶二奶奶上去。

王夫人因天氣甚暖，同薛姨太太帶著李宮裁、友梅、寶月、巧姑娘同兩個小孫子，在近日山房看天竺果兒。旁邊兩大樹臘梅，已有數枝初放，間著天竺子，紅黃相映，香色絢爛。兩個奶子抱著慧哥兒們在迴廊上東串西走的逛著玩。王夫人也正瞧的歡樂，見寶釵領著幾個婆子由假山後穿了出來，笑道：「到了上房，說太太到一鬆閣去了，找到那裡又說在雙桂亭，遇著柳嫂子說，瞧見太太在這兒呢，白叫咱們走了好些道兒。」

王夫人笑道：「我因今日天暖，領著孩子們出來逛逛，東走西走，串到這裡。這兩個就是老趙麼？」寶釵對老趙道：

「過去見太太。」老趙聽說，娘兒三個走上一步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多少年想著，今日才見太太。」說著，都跪了下去，向上磕頭。王夫人叫丫頭將趙姥姥扶起，說道：「我到家不久，新近才略有頭緒，諸事我也想不了這些，因你媳婦僱來宅裡，才知道你老而孤苦。叫你來問問，不知守著什麼度日？」老趙歎道：「咳，我的老佛爺！我靠個什麼？那幾年兒子在的時候，在縣裡當茶房，月間還有個出息，一家幾口倒還過得。自從他不在了，丟下後生媳婦同個孫女兒，直苦的使不得。我叫他帶著女兒尋個對頭兒去罷，他瞧著我一會兒又丟不掉，情願來與人家做活掙點兒工食，給我同孫女兒兩個苦度。我身上這個棉襖，還是十月初一張府裡老太太施捨的，這不是裡襟上還寫著字呢。太太瞧著厚登登的，穿在身上沒有一點兒熱氣，他們說是裁縫同管帳的賺了錢，裡面絮的是蘆花。咳，老天爺！就是蘆花到底比光脊梁的好些。前日個媳婦回家去說上的這宅裡，誰知就是榮國府的賈太太。叫我進來瞧瞧，我說罷呀，姓賈的多著呢，那裡可兒的是榮府的太太，就打諒著是直的我，我也不去。他們府裡的規矩，買的姑娘、姨娘們，講下不許娘家上門。況且，我的姑娘也不很站得起，雖生了一個哥兒，太太又不喜歡。我姑娘又不在了。明擺著誰還待見我，到這門子裡來，也是白碰釘子。今日不是太太差了爺們同著我媳婦來接，我是再也不來的。誰知太太、奶奶們都是佛爺似的，做人很好。咳，阿彌陀佛！」

王夫人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我憐你老年孤若，留你在宅裡吃碗現成茶飯。你的媳婦他也不肯嫁人，情願跟著你苦守，這就令人可敬。我也留他娘兒兩個在這裡，另眼相待他，早晚你又得他照應，不知你可願意？」老趙道：「太太恩典，留我娘兒們在宅裡，凍不得餓不著，有什麼不願意？那世去變個哈叭狗兒報太太的恩罷。」寶釵引著他們見薛姨太太、珠大奶奶、友姑娘、薛姑娘、巧姑娘、兩個小哥兒。正值平兒也找了來，王夫人道：「來的正好。」就將留他娘兒們的話說了一遍。平兒道：「真是老趙的造化，咱們看三兄弟面上，叫他趙姥姥罷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他這姥姥倒比當年那母蝗蟲劉姥姥還指實些兒。」平兒道：「咱們在茶鋪裡，他還提起大觀園之事，誰知咱們的大觀園今日歸了姓劉的，這也是個奇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逛了一會，有些怪乏的，上去歇歇罷。」平兒道：「我帶著趙姥姥家去，給他換個厚些兒的棉襖。他媳婦瞧著倒還安靜，留他在我院裡辦個事兒倒還使得。」王夫人一面走著，說道：「交給了你，我全不管。」奶奶們跟著來到甬道上，見周大奶奶來回道：「甄寶玉大爺要面見請安，這會兒三爺陪在花廳上吃茶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甄大爺不是外人，請來上房見罷。」周大奶奶答應，出去傳話。寶釵們都到平兒院裡去說閒話，看他給趙姥姥娘兒們換衣服，又指了一間屋子給他們做房。自此以後，老趙婆媳深得平兒照應，又將他女兒收拾成人，做了貼身的姑娘。

此是後話不表。

且說賈環陪著甄寶玉上房來見王夫人，敘了多少昔日的舊話。王夫人見甄寶玉舉止言談比當年分外老成穩重。又聽見他新近斷弦，持家無主，心中十分感歎。甄寶玉說起，有人往京裡下來，知道祝老師靈柩將及到家，半天要去祭奠。王夫人又說了一會話，吩咐賈環姪姪陪著甄大哥在花廳吃晚飯。至夜間才散。

此時，璉二奶奶持家，內外規矩肅清。到了二十早上，俱料理妥當。王夫人梳洗之後，李紈們請過早安，就請太太至家廟上供脫孝。王夫人領著眾人來到家廟，挨次拜奠，焚香酌酒。

完結之後，俱脫去素衣，換上吉服。林之孝夫妻領合宅男女兩班，都在院子裡朝上磕頭。候太太到誠敬堂，李紈們道喜，林之孝領家人男女道喜。王夫人道：「老爺同我百年相守方足為喜，今不幸棄我西去，乃我終身悲切之事，何以為喜？」林之孝道：「老爺已正直為神，雖死如生。太太持家教子，克繼簪纓，奴才們俱沾福蔭，乃人間大喜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全賴你們念著老爺，各盡心力照應哥兒們。」眾人齊聲答應，退了去。寶釵道：「今日誠敬堂比那日祠堂裡誠敬的人還多而熱鬧。」

正說著話，門上的來回：「本家老爺們都到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們怎麼知道的這樣快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今日是大嫂子、平丫頭同我三個人公分請太太聽戲，是個有名的華林班，唱的很好。故此知會了親族，請來相陪太太聽戲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們倒會鬧鬼，我竟不知道。既知會親族，何苦又要叫人家送禮？那些手頭仄的，一定著急的一夜合不上眼。這都是你們鬧出來的事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已經吩咐門上，不拘是誰送禮、分子一概不收，憑他讓出眼淚來，一准不收是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夢玉兄弟給咱們收拾了體面屋子，也得動動彭樂，別冷淡了這房子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一張嘴，那裡說得過你們三個有理的。既已如此，老爺們到了，想太太、奶奶們也快來了，環兒姪姪好生去接待親族。內裡客人就交給你們姐妹幾個，我同姨媽、舅母們只管吃酒看戲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再沒有咱們去請些人來，叫太太勞神的道理。」

王夫人一路說笑，進了垂花門。剛至上房，王室的沈夫人同各位舅太太與那些內眷親族陸續已到。只有平兒的娘家親戚比別的更傲，那王仁的老婆趕著平兒一口一聲叫姑奶奶，加二的奉承。平兒心中不很待見他。這會兒內外親族俱已到齊，擺過酒面，都到崇本堂看戲。賈府男女家人俱是向常習慣，又得平兒指揮經理，並不張皇紊亂，內外整齊。熱鬧一夜，次早方散。

王夫人送完親族，來到上房正欲安歇，垂花門馮裕家的送進一封書子，說道：「祝府專人送來，守候回信。」寶釵接著拆開，看了一遍說道：「是海珠妹妹奉老太太之命，寄來通知乾媽已到之信，並陶姨娘得了夢金，送來喜蛋，請太太就去。」

說畢，將書念了一遍。王夫人道：「我原說定有信兒就去。」

既老太太來接，倒不便耽擱。你且寫了回書，打發來人先去。

家裡有你母親同寶月、珠大嫂子們很可放心。咱們隨後起身。」

寶釵答應，帶著馮家的到屋裡寫了幾句回書，交他發給門上，收了喜蛋，賞來人酒飯盤費，立即起身轉去。一面去邀平兒們都來上房，商量太太起身之事。王夫人道：「我家大概雖已定局，而一切大小事務尚須經理。平兒同珠兒媳婦一個也去不了，再留下友梅在家，陪著兩個嫂子料理家務。諸事請教姨媽，還有三舅母們照應。環兒叔姪一時也難就去。我同寶釵、巧兒可以脫身，帶著慧哥兒，明日起身先去。等著那裡有安葬日期，再來知會環兒跟三舅母去送殯，方為妥當。」李執道：

「太太吩咐很是。媳婦同璉二孀子派定內外跟去之人，預備帶去的行李、船隻，伺候太太明日起身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你們都去料理，讓我歇歇。」李執、平兒、寶釵答應了，下來趕著收拾分派，備下船隻，一切妥當。

到了次日飯後，王夫人諄囑了薛姨太太母女同李執、平兒幾句，又吩咐林之孝夫妻不時到宅裡照應，其餘內外門上家人、僕婦都吩咐一遍。領著寶釵、巧姑娘、慧哥兒一齊上轎。賈環叔姪送出儀鳳門至江口船上。王夫人又叮囑一番，這才開船而去。

不言王夫人起身之事。且說祝府的桂夫人這些船隻過江之後，竟往揚州進發。此時雖是十月下旬，江南天氣，草木都還不十分零落，水光帆影，掩映長堤，遙望綠楊、城廓，風景依然。正是：

鳥驚雲影樓還止，葉舞霜風墮又飛。

且按下桂夫人們往淮揚一路迎接前去。且說柏夫人自大宗伯謝世之後，悲哀抱病，伏枕在牀，全仗芙蓉一人晝夜經理，又得寧府的珍大奶奶婆媳兩個不時過來照應。接著門生張銘到京後，約了大宗伯的幾家至親好友，同賈珍、賈蓉幫著辦理喪事。老家人張本帶著陸晉管理內外一切。又有榮府差來的董升夫婦都是辦過大事的人，很幫著出力。滿朝文武、故舊門生，大小俱到，開喪甚為熱鬧。朝廷賞了祭葬，遣官護送回籍。柏夫人不能耽擱，趕著收拾起身。住的官房子早有同部的大人頂手居住。不住手的忙了個數月才上船完結。柏夫人重謝幫手的眾人。知道張銘的女兒是賈環的媳婦，送了他好些東西。又留了些值錢東西給珍大奶奶婆媳。餘外男女下人俱各重賞。起身這日比王夫人上船時又加幾倍的熱鬧，柏夫人哭謝而別。途中都有官員迎送，一路甚是平安。唯芙蓉勤勞過分，不覺失血，面黃肌瘦，每日總要吐上幾口。柏夫人與他情如母女，形影相依，見他積勞成病，十分著急，每日親自給他參湯調治。芙蓉見太太如此心疼，感激涕淋，強打精神理事務。在船中行了一月有餘，正值水平風順，不覺已入江南境界。既過台兒莊，張本差前站的兼程到家報信，又派些能乾家人分坐快船，一路去迎來接的親戚、本家老爺、太太船隻。

這日正是晌午時候，張本坐著划子上了座船來回太太道：

「太太領著大爺、奶奶們、梅姑太太來接，已過淮安，都在露筋祠灣住。」柏夫人聽見歡喜之至，吩咐：「座船上加纖，趕著上去。」張本答應，出來叫座船上多加二三十個繃夫，先上前去，自家站在船頭上看著照應。一會兒走下三四十里，見有兩三隻小快船飛奔而來。張本眼快，遠望去，見是本宅裡的伴兒們，第二隻快船裡坐著個穿孝的少年，知道是大爺來了。

看看相近，果然不錯。忙進船去回了太太。柏夫人聽見，就如得了個活寶貝，吩咐：「好生扶著大爺過來。」自家同芙蓉站在房艙窗口，歪著身子往前遠望，不住的問道：「大爺上來了沒有？」

此時，座船頭上家人站滿，不一會，快船迎著，果然是夢玉帶著幾個家人、小子分船來接。到了大船邊，兩處水手將船幫住，上下家人扶住大爺上了座船。不及與眾人說話，趕忙下艙，口裡一路叫道：「太太，夢玉來了。」走到官艙，瞧見柏夫人扶著一個黃瘦姑娘站在窗口。夢玉搶到面前，只叫了一聲媽媽，跪下去抱腿大哭。柏夫人一陣傷心，彎著腰貼著夢玉的臉哭了一會，芙蓉勸住太太。夢玉哭完，磕頭起來又請過安。

柏夫人問過老太太安，二叔叔、三孀子們好，指道：「芙蓉姐姐累成這個樣兒，你該謝謝才是。」夢玉道：「怎麼這病姑娘就是芙蓉姐姐？」趕忙過去，拉著芙蓉說道：「姐姐多年不見，很承惦記，時常還要給我針線。這回太太回南，你辛苦成病，我先拜謝，等到家後，再多多給你磕頭。」說著，跪了下去。

慌的芙蓉趕忙回拜，說道：「伺候太太是分內之事，我因福薄生病，並非辛苦，怎敢勞大爺拜謝！」柏夫人道：「老太太當初曾吩咐過宅裡家人、媳婦、丫頭們，只管叫他名字，不許稱呼。且我待你如女，只管叫他兄弟。」夢玉正然拜著說道：

「太太真是疼我，這個姐姐我不要了。」芙蓉正在回拜，不防被夢玉一推，歪身跌在太太腳邊。柏夫人不覺好笑。站著的姑娘、媳婦們都笑起來。芙蓉笑道：「好兄弟，怎麼你這傻勁兒總還不改？不是太太擋著，這一跤直叫你推下河去。」說著，兩個站了起來。夢玉同這些姑娘、嫂子們問了好，轉身同柏夫人娘兒兩個說話。柏夫人道：「聽說二孀子、梅姑姑、媳婦們都來接我嗎？」夢玉道：「就在前面不遠兒，還有好些男親女眷也都同來，這船上怎麼坐得下？」芙蓉道：「依我說，咱們家的先請到船上來說說話，其餘一概親眷都請到露筋祠相會。」

叫他們到廟裡備茶，伺候太太們上去。最為妥當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很是。叫張本派人前去知會，並在廟裡辦茶伺候。」

那兩邊辦差的家人得了信兒，坐上快船飛奔而去。

不多一會，望見那來接的船隻，大小相同，一字兒排去，不知其數。桅桿上布旗搖曳，任風舒卷，轉眼之間，船已相近。

那邊各船上都站滿家人照應著，將柏夫人座船同桂夫人的座船幫連一處。家人們圍著布檔子，請桂夫人、梅姑太太、眾位奶奶過船相見。兩位太太同梅秋琴姐妹三個，彼此哭拜一番，敘了幾句十餘年的離情。然後掌珠們照媳婦行禮拜見，起來之後，又都在膝前跪下請安。柏夫人看著一個個的不勝歡喜，說道：

「人家的好姑娘都叫老太太要了回來。家裡又培植了兩個，四美二難都叫夢玉一人獨得。」桂夫人道：「還有姐姐定下的，再來了真個熱鬧。」

太太們正在說話，芙蓉過來給二太太、姑太太磕頭。桂夫人同秋琴連忙扶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孩子，好女兒，多年不見，知道你苦心幫著太太，咱們都很惦你。老太太聽見你給太太經理家務積勞成病，每天不住的念著，橫豎將來放不掉你的。」

芙蓉低頭答應道：「伺候太太是丫頭分內之事，蒙老太太們的恩典，格外疼顧。」說畢，向掌珠道：「給奶奶們一總兒磕頭罷。」芳芸、紫蕭連忙站開。秋琴道：「一樣的姐妹，怎麼妹妹不把我們當人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你們同拜罷。」掌珠們答應，一齊同拜已畢，芳芸、紫蕭道：「承姐姐常寄東西，有信來諄諄念及，姐姐請上，我們應該拜謝。」三個人又拜了一回。

梅秋琴笑道：「都是會中人，何必多禮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孩子的禮比咱們的禮還多。」桂夫人道：「各家親族都在露筋祠等著姐姐上去，見個面兒坐會子，就可以開船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

「咱們且上去坐坐，等著你大哥哥的靈柩船到了，眾人祭拜完結才能開船。」桂夫人道：「是極，咱們上去罷。」三位太太領著奶奶們到露筋祠去，家人們圍著步幃。柏夫人道：「左右俱是自己家人，圍著擋子甚覺氣悶，不如去掉了，看個野景兒倒還走的爽快。」眾家人答應，撤去步幃。秋琴道：

「連日天氣悶熱，頗有春景，遠望白雲紅葉，竟不亞二月桃花。」柏夫人道：「我十幾年不歸故鄉，前日入了江南境界，看見楊柳蘆花甚覺親熱。想起古人說的，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錦夜行。此理甚是。」秋琴笑道：「張季鷹的莼菜鱸魚，亦同此意。」

太太們一路說著已到廟門口。男男女女到處是人，也不知道誰是誰。剛進裡面，人空兒裡擠過一個小書生，對著柏夫人跪下，芙蓉過來趕忙扶起。柏夫人將他拉著問道：「好個孩子！是誰家的？」秋琴笑道：「就是你外甥兒。」柏夫人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好兒子，你怎麼不到我船上去，倒在這裡等我？」秋琴道：「他方才要坐快船同夢玉先去。掌珠知他膽怯，恐其駭著，硬止住不叫他去。他很生氣，同姐姐抬了一會槓。」

剛才叫他同過船見舅母，他使性跑了上崖，在這裡等著。」柏夫人喜極，摸著他的臉笑道：「好兒子，今日算你第一個接著我的，快別動氣，等到我家罰掌珠做東請你罷。」

桂夫人笑著來到大殿，在露筋娘娘前拈香瞻拜。桂夫人道：

「一宵血肉，萬古流芳。真是閨門中之文丞相，可為巾幗師表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忠節二字，非怕死人所能為之。」秋琴道：「是要極愛惜身命，而又不怕死，方是古今偉人。若盡不怕死，則明火執杖之徒與賣笑毒夫之婦，身罹法網，死而無悔。」

此乃人間禽獸，豈獨不怕死而已哉！」柏夫人笑道：「妹妹議論，比當日更覺爽快。想得解元薰陶，所以頗有梅味。」桂夫人道：「秋琴的梅味，比老西兒還酸。」柏夫人們都止不住好笑，同著轉入後殿，瞧見各家太太、奶奶們俱站在大院子裡相候。

柏夫人望過去，認識的沒有幾個，其餘奶奶、姑娘們俱不相識。桂夫人同秋琴一位一位的指說一遍。柏夫人走到面前，說道：「都是至親姐妹。這些是我的姪媳、姪女、甥婦、甥女，若不說明，我那裡知道。有勞遠接，很抱不安。」說著，都到後面禮房，彼此拜見，相敘一番。接著是親族子姪們進來磕頭請安。柏夫人站著一個一個都問了名姓，命琴玉、梅春陪著在外面客堂裡吃茶。裡面各位太太都要說一兩句話，柏夫人應接不暇。家人們內外俱備點心。坐了一會，跟班的家人來回：「老爺柩船已到，玉哥兒同梅大爺們都在船上哭拜。來接的各位爺們已上船去行禮。」桂夫人同梅秋琴道：「等著他們拜完，咱們再去。大姐姐在這裡坐會子回本船去，咱們拜過各人回船，叫他們連晚就開，趕著回去。老太太在家也很惦記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我也盼著到家，這兩月在船裡實在悶的慌。」桂夫人同著來接的眾人一齊上船而去。芙蓉同姑娘、嫂子們伺候太太亦上船去。

桂夫人們到了靈柩船上，免不得哭拜一番。秋瑞們在旁磕頭，回謝各家親族。拜完之後，夢玉同秋瑞來柏夫人船上，其餘都回本船。不一會鳴鑼起柩，順水回家。那些家人們坐著快船，往來照應，滿河中布帆如織。次日晌午已抵揚州，有各官府們上船致祭，熱鬧了半日。

天色已晚，不及開行。夢玉因想起一事，走出船頭，叫茗煙來，附耳說道：「平山堂後身有林姑娘的墳墓在彼，我不能夠上去拜掃一番，你可代我買些香燭、花果去墳前哭拜一回。」

對林姑娘說，我惦記之至，因跟著母親不能脫身親來拜奠，叫林姑娘不要見怪。」茗煙道：「林姑娘是賈府至親，同寶二爺最說得來的好兄妹，大爺怎麼知道他的墳在這裡？」夢玉道：

「我夏間給林姑娘上墳添土，承林姑娘的雅愛，還送了我好些東西。天也不早了，你快些去罷，回來給我個信兒。」茗煙答應，趕著去買辦什物，叫人挑著，坐上轎子飛奔而去。

夢玉到各船去串了一會。天氣十分悶熱，兩邊船門洞開，太太、奶奶們彼此隔窗回答，也有過船相敘，倒比在家時別有興致。鬆府裡吳嫂子們同賈府的董嫂子都在柏夫人船上，因飯後無事，也到別船去找相好的嫂子、姑娘們閒話，這船坐坐，又到那船，聽見有人叫道：「董嫂子，大爺在那裡？」董家的回過頭來見是茗煙，說道：「你們大爺剛才在二太太船上坐了會子，又不知逛到那裡去了。你挨著船兒一路問去，還怕找不著？」說畢，同吳家的們又往別船去了。這會兒各船上燈燭輝煌，上下照有數里。茗煙挨船去問，直找到二三十號船去，才知道大爺在本家掌大爺船上，同幾位親戚小爺們說話呢。茗煙走下船去，夢玉瞧見，站起身來說道：「夜深了，咱們散罷，明日到家再見。」領著茗煙一路過船，一面問道：「我正惦記著，怕你趕不上出城。」茗煙道：「奴才到了林姑娘墳上，先給林姑老爺同姑太太磕頭上供，然後在林姑娘墳前擺了花果、香燭，照著大爺吩咐磕頭說話，又哭了幾聲。因為天晚下來，等不得林姑娘出來說話，趕著繞道回來，已是上燈。一會林姑娘一定說叫謝謝大爺，不用惦記。」夢玉忍不住笑道：「你倒會替林姑娘說話。不知那個墳倒塌的一個什麼樣兒？」茗煙道：

「兩邊墳都新修的很好。奴才也想著是誰給林府上修墳呢，又找不著一個人兒問問原故。誰知那抬轎的知道，說是秋間奴才的主子太太同寶二奶奶們回南時到那裡上墳，大為修理。」夢玉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寶姐姐對我說過，我一會兒忘了，說是托一個什麼姑子庵裡照應修理。」兩人站在船頭上說話，只見兩個家人匆匆來找大爺。不知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